

雍正皇帝



评注本

二月河◎著 蔡葵◎评注

恨水
东逝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雍正皇帝



评注本

二月河◎著 蔡葵◎评注

恨水
东逝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雍正皇帝·评注本(全三册)/二月河 著;蔡葵 评注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7

ISBN 978-7-5354-3876-8

I. 雍… II. ①二…②蔡…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6152 号

责任编辑:秦文仲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天行云翼·金丹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今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89.25 插页:6

版次: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439 千字

印数:1—8000 册

定价:118.00 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 一 回	孤弱女羈押归京师	守陵督客旅逢异人	1
第 二 回	贾道士挟术演神技	李制台行医救畸零	11
第 三 回	黑嬷嬷闲说江湖道	奉天王违制进京华	21
第 四 回	澹宁居雍正会风尘	畅春园飞语惊帝心	30
第 五 回	谆谆语旧主慰旧僚	关关情仇兄会仇弟	40
第 六 回	情怡王情说囹圄人	雄心主雄谈治世图	50
第 七 回	心意不投引娣抗颜	背水一搏密室划策	60
第 八 回	隆科多贬官忧罪谴	廉亲王晤对侃治术	69
第 九 回	李巨来沽清判遗案	宝亲王奉诏下江南	79
第 十 回	政见不一黑猫黄猫	志趣相投无情有情	88
第 十 一 回	巡河防风雪会故交	论政治歧道天津桥	97
第 十 二 回	钱师爷幕府展狡计	贾士芳酒肆逞异能	107
第 十 三 回	悌党争枢臣谋善策	怀私意诸王议整顿	116
第 十 四 回	揣叵测弘时会庄王	狱文字名士遭奇辱	126
第 十 五 回	世袭王庙见消意气	雄猜帝朝会颁新政	136
第 十 六 回	论朋党明堂起纷争	弹幸臣允禩闹龙庭	147
第 十 七 回	赫然天威雍正惩弟	怀刑畏祸弘时下石	157
第 十 八 回	弥反侧议政清梵寺	念亲情允禩蒙宽典	168
第 十 九 回	活出丧贝勒逃命劫	承严旨廉王遭抄检	178
第 二 十 回	感途穷允禩散余财	统全局雍正息狱谡	188
第 二 十 一 回	妙手空空投诗报惊	天潢贵胄巡视粥棚	197
第 二 十 二 回	仁义皇子挫强救弱	诰命夫人闲说邪教	208
第 二 十 三 回	督署堂李卫设祖饯	驿馆店大员互攻讦	218
第 二 十 四 回	察吏情弘历巡河务	抗酷政秀才罢科考	229
第 二 十 五 回	感皇恩抚台效孤臣	恪圣道学台纵首犯	240
第 二 十 六 回	风涛黄水弘历遇险	同舟共济倩女显能	249
第 二 十 七 回	槐树屯阿哥尝果报	析案情手足惊相残	259
第 二 十 八 回	遮掩周张信口雌黄	曲心魑魅随意酬唱	270
第 二 十 九 回	避暑庄君臣论世情	热河官乾纲抑党争	280

第三十回	弄神通道士疗沉疴	逞巧智阿哥迁家奴	290
第三十一回	八福晋撒泼闹御苑	乔引娣承恩会旧情	301
第三十二回	贾道士蒙宠入宫闱	废太子染恙归大梦	312
第三十三回	雍正帝苛察论人心	诚亲王政暇娱府邸	322
第三十四回	俞鸿图得意忘形骸	雍正帝折节抚远臣	332
第三十五回	慰名臣妾庶封诰命	析谣言父子生疑猜	342
第三十六回	隆科多囚狱告御状	雍正帝冥筵明孝心	352
第三十七回	杀名优皇帝严宫禁	诛妖僧士芳邀恩宠	363
第三十八回	庸阿哥暗会落难生	失意客撒手绝尘嚣	374
第三十九回	莽张熙游说西宁城	智东美苦肉诳真情	385
第四十回	泄郁忿再兴文字狱	明心志颠倒奇料理	395
第四十一回	意未尽怡亲王骑鲸	情恋误雍正帝种祸	406
第四十二回	举丧嬉戏允祉削位	奉旨还京都院训顽	417
第四十三回	考校刑讯啼笑皆非	名臣强项片语释怀	427
第四十四回	文盘武功弘历纳士	持正割爱弘时被擒	438
第四十五回	义灭亲挥泪诛亲子	勤躯倦忧时托政务	451
第四十六回	当断不断畏祸失机	邪道伏诛血溅红楼	463
第四十七回	烽火起西疆再传惊	神思昏御苑扰邪祟	475
第四十八回	军情失利边将讳败	亲情乍变鸷君董忧	485
第四十九回	鼎丹烛影千古谜案	白虎玉兔同赴大真	494



第一回

孤弱女羁押归京师 守陵督客旅逢异人

深秋，凄风苦雨中，一队络车在泥泞的黄土驿道上艰难地行驶。沿燕山绵延东西数百里的古长城都被蒙在似雾似霾的雨帘里，被雨淋得黑沉沉的老墙和城上锯齿样的堞雉巍然兀立着，时而被缓缓飘过的团云遮蔽，时而又透过云缝展露它带着威压的峥嵘，沉默地望着这队络车。满山枯老的荆树，三尖两边形似手掌的叶片或橙或紫或黄或赤，时而在沙沙的雨中簌簌抖动，时而在凉透了的秋风中摇曳着湿漉漉的枝条。偶然从谷口袭来一股贼风，卷起驿道旁树上五彩斑斓的叶子，像受了伤的蝴蝶被什么无形的扫帚猛地扫起来，又无力地随着湿凉沉重的雨水向护卫络车的军士身上“砸”下去。几十名护卫军士都是一色新的夹袍夹褂，穿着米黄油衣，泡透了的牛皮靴子踩在泥沙道上，发出咯咕咯咕古怪的响声。看来他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尽管这样的天气，走这样的山路，却绝没有一个人鼓倾歪斜踉跄不堪的。前后五步一个人夹车而行，连脚步都像操演似的踩着一个节拍。偶尔有人“咕咚”一声，结结实实摔在泥水里，也都是一挺身跳起来，目不斜视地按着腰刀继续走路。

络车最后边的是马陵峪总兵范时绎。这是个四十五六岁的中年汉子，四方白净脸，平平的两道一字眉像是用毛笔画出来的，只眉稍稍向上挑一点，透着冷峻和傲岸。露在油衣外如杵粗的辫子直垂到腰间，慢慢地摆动着，滴着水。他是朝廷三品大员，照规矩满可以坐大轿的，也许是护卫差事紧要，也许要给自己带的兵作表率，除了坐下一匹枣骝马，其余遮雨器具与兵士一模一样。他骑在马上双目端视远方，右手握着冰冷的剑柄，像是在思索着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想。

突然，前头路上一乘飞骑打马狂奔而来，泥水满身的马刚刚站稳，一个戈什哈滚鞍下来，平手向范时绎行一军礼，禀道：



评点

“范军门，沟河和靠山镇边的三岔河口涨水，石桥冲塌了。这里的车过不去，请军门示下！”

“当兵的，逢山开路，遇水造桥，还用请示？”范时绎勒住马，盯视着戈什哈，徐徐说道，“立刻和靠山镇那边驿站联络，十三爷今早已经到了那里。这是他老人家的差使，你们仔细着了！”“十三爷”是当今雍正皇帝的弟弟怡亲王，护卫十几辆这么普普通通的油壁车，竟劳动他奔波二百余里亲自接应！那戈什哈怔了一下，说道：“是！标下知道差事要紧。不过方才标下到河边看了，沟河涨得太凶，前头打站兵士几次搭桥都没成功。请示军门，是不是往北绕道从沙河店过去，那边的桥修得结实……”范时绎听了一时没言声，摆手命络车队停下，方才对戈什哈道：“走，带我去看看。”

“噎！”

于是二人打马一阵急行，约走五里远便远远听见沟河激流的咆哮声传来，又趲行二里地，果见沟河横在前。范时绎的军队隶属军机处和直隶总督双重统辖，专门守护清室皇陵，是“善捕营”马陵峪大营兵，名符其实的“御林军”。虽驻兵遵化，却几乎每个月都要进京述职，不知从这里经过多少次。他从来也没见过这条温驯如处子，芳草芦花遍布河床的沟河会变得如此狰狞：淅淅沥沥的雨中，呼啸的洪水仿佛受不了夹岸岩山的挤压，从西南狭窄的河道冲决逆波直泻而下，在沟河桥一带三角盆地陡地一个转弯，又向东南折下。从北燕山汇下来洪水混浊得像稀粥，也从这个三角地入沟河，两股水汇融相激，撞击起丈余高的浪花，不胜躁怒地在这个三角大潭中追逐。滚滚波涛像一锅翻花沸沸的水，焦急地、没有规律地旋转滚淌，寻找着发泄的出口。河涛的狂啸声、拍岸声，水底巨石的滚动声，混混沌沌融成一片，在暗得黄昏一样的天穹下，显得异常令人恐怖。百余名兵士疲惫不堪地站在被震得簌簌发抖的岩石梯道上，手中拿着木槌、斧子等造桥工具，岸边道上七零八落地放些麻包蒲包，看样子已经几次试过造桥，二十几根碗口粗的桩木像草节棍儿做的，漂在水上是时沉时浮。范时绎略一看，便知自己“遇水造桥”的指令绝不可行。他凝神望望对岸，也只一箭之遥，却是水雾弥漫看不清楚，似乎也有人向这边眺望。因回头问道：“那边是十三爷的人？”见那戈什哈一脸茫然，知道他听不见，范时绎用马鞭捅了捅他，又指指对岸，用询问的目光看看戈什哈。

“啊！”那戈什哈这才醒悟过来，大声道：“军门，那是直隶



评点

总督衙门的人，来了有一个时辰了，方才在那边造桥也不成，喊话听不见……”正说着，对面几点红光一闪，似乎放了几枚火箭，大约中途被雨水打湿，多数都飘飘摇摇坠落了河里，只有一枝射到岸边。一个兵士忙捡起来双手捧给范时绎，说道：“是那边送过来的箭书。”范时绎接过看时，见是一条明黄丝绦缚着一个油纸包儿，心知必是怡亲王允祥的手书。展开了，用手遮雨读时，却见上面写着：

敕令：范时绎不必造桥，绕道沙河店，明日晚抵太平镇驿站。匆匆此令。怡亲王允祥。雍正四年十月初三。

下方还钤着一方殷红的朱砂印，篆书“允祥”二字。

范时绎将敕令收了袖里，仰面望了望愈来愈暗的天色，长长吁了一口气，说道：“用火箭回信，范时绎遵谕。今晚宿沙河店，请王爷放心。”说罢，拨转马头返回原地，命车队就地由旧驿道北折，几乎贴着长城脚，顶着寒风冻雨蜿蜒向北前进，直到天色黑定，才抵达沙河店。

这是坐落在燕山群岭中的一个小镇，东有太子峰，西有麦垛山，中间一带平川，沟河沿镇边穿过。这条沟河面宽，水激河底巨石浪花翻飞，看上去比三条沟河也不止。样子吓人，其实最深处也不过齐腰。范时绎到镇边，第一件事就是着人去看镇北的桥，一时便听回说大桥完好无损，只桥头两边凹处因为涨水溢漫了两支分流，水深不过没膝，络车完全可以平安通过。范时绎顿时放心，此时松一口气，他才觉得饥肠辘辘，望着雨幕中的沙河店镇，一时倒犯了踌躇：络车上坐着四十三名太监宫女，原是侍奉被黜在景陵为先帝守陵闭门思过的大将军王允禩的，不知犯了什么过错一体擒拿解京。囚犯坐油壁车，押送的将军淋雨，原也有点不伦不类，但这却是皇帝第一宠臣允祥的手令：“密送北京交我处置，不得委屈褻渎。”范时绎虽然觉得匪夷所思，也只得遵谕行事。但这个镇子里没有驿站，号民房居住又不易关防，还有十几个宫女，该怎么隔离居住？范时绎下马握鞭，只是沉吟。带队戈什哈知道他为难，踩着潦水过来，笑道：“军门别犯愁。镇西有个破关帝庙，早就没了香火，咱们统共八十几个人，将就着住一宿，管保平平安安。”

“好！你晓事。”范时绎脸上绽出一丝笑容，“三十个男犯，除了蔡怀玺、钱蕴斗两名，都住关帝庙。乔引娣和十二名女犯，

本书三卷每卷开头都明确交代时间。这时，允禩允禵已死于禁所，允禩改囚景山。他身边的人另行处置，正是这队人马。



评点

乔引娣在上卷《雕弓天狼》第二回首次出现后，一直在书中乍显还隐、忽断又继，这是她在本卷中首次出现。

寻一家宽敞的客栈包下来，我和军官看守蔡、钱和女犯，兵士们看护男犯——那都是些太监。他们不敢逃，也没处逃——然后分拨儿轮流到客栈吃饭。去吧！”于是一行人众带着车到了镇北，果见一座多年失修的关帝庙黑黝黝矗在夜空里，十几间庙房虽已破败不堪，里边到处湿漏，毕竟有些地方还算干燥。范时绎便命兵士们拆下神龛栅栏点起火来，自脱掉了官服袍靴，换穿一身绛红夹袍，顿觉浑身松快。因见去客栈定房子的亲兵回来，便问：“差使办好了？”

“好了，就在沙河老店。”那亲兵回道，“我怕惊动人，换了便衣去的。是有名的百年老店，前酒楼后客房，不过里头已经住了十几个客人。我好话说了一车，老板死活不肯撵客人。说通天下一个规矩，进店就是财神。所以这店咱们包不下来。”范时绎笑道：“那是自然。都把号褂子脱了，带四辆车过去，另拨二十个弟兄在外头守夜。只是密一点，叫人看出我们行藏我是不依的。”说罢披了油衣出来，看那天时，雨已经几乎住了，只零零星星洒着，雾一样的细水珠儿在脸上，微有些凉意。

店老板早已守在门口，见范时绎带着人车逶迤而来，忙迎上来，两眼笑得眯成一条缝，一边往店里让，说道：“老客辛苦！快请里头安置。现成的客房，现成的热水，洗涮一下，外头现成的酒菜。您老头一回来，这顿酒菜不用出钱，算小的为爷洗尘，咱们图个长远……”在秋雨寒风中跋涉了一天的范时绎，被这几句温馨的逢迎话说得浑身松快，笑道：“我们都饿得前心贴后心了。先吃饭，别的再说。没有不出饭钱的理，就是不出，你照旧从我房钱里扣了。你们店家这些把戏，我有什么不知道的？我先头也是开店的出身呢！”一句话说得老板笑呵呵的。眼见车上两个男的、十几个女的一个个面容憔悴下来，忙招呼着：“这天，这路，颠一天可真够受的。快都进来——伙计们，给爷们烫酒——把大铜壶坐火上，爷们人多！嘿嘿，下头人多，楼上三间空着，只几个客人在那行令吃酒，请爷们都到楼上用餐。”范时绎见人已经都下车，款步走到第二辆车跟前，对站在车前一个女子温声说道：“乔姑娘，今晚我们就在这打尖，您，还有——”他看了看头辆车下来的两个中年人，又道：“还有蔡先生钱先生，都是我的东家，好歹体谅我们做下人的难处，将就些个，明儿天明咱们顺顺当当赶路，就是回去迟点儿，主子断不见怪的。”

店主人万没想到，这位气度雍容中带着威严的中年人竟然还是车里的“下人”。但看那车，也实在算不上什么华贵，下来的



▶ 评点

“人物”体态也不显得怎样尊严——他真的有点迷惘不解了。仔细打量，只见这位乔姑娘上身穿着绛紫暗格天马风毛套扣坎肩，下边系着石青宁绸金缉滚边绣花裙，微露出一双放了的半大不大的脚。一张瓜子脸苍白得令人不敢逼视，两条细细的笼眼眉中间微蹙，眉梢淡垂，顾盼间明艳照人，一张不大的口抿着唇微微翘起，显得很有主见。跟在她身后的两个中年男人，一个矮瘦，一个矮胖，都像有点浮肿，表情木然步履迟缓地移动着步子进店来。还有十二个使女打扮的少女，姿容绰约却都神色黯然，依次而入。他们一进店，立刻招引了所有食客的目光。

“蔡先生，”范时绎向护卫的便装亲兵丢个眼风，对走在前头的矮瘦子说道，“咱们的位子在楼上——钱先生，请。其余的伙计各自随喜吧。”说着带了三四名戈什哈不言声登楼上来。

这是三间打通了的酒座，东西墙靠着一扇扇屏风桶子，看样子原来是用屏风隔开的雅座，临时撤去了的。靠西南临街窗前坐着一桌，约五六个人，正在行令吃酒，众人喝得高兴，都有点醺醺的，见他们一行二十多个人上来，也都没有在意。范时绎自和乔引娣坐了靠西北楼梯口桌旁，几个亲兵在南边临窗桌边，其余女客倒坐了离那群客人不远的桌上，众人都默默的，没有一个人说话，看着饭菜上来各自举箸而食，竟似一群陌生人偶然相聚。倒是蔡怀玺打破了沉寂，笑谓范时绎：“老范，你知道，再往前走，我们就吃不到这么好的饭菜了。多谢你一路照应，送佛还该上西天，能弄点酒么？”恰酒保上来，范时绎便吩咐：“我这一桌搬一坛子三河老醪，南边那桌一瓶，给他们佐餐，楼下用餐的也是一瓶——我们明儿一早赶路，不能多吃，明白么？”

“是喽！”店小二高唱一声，“给老客上酒喽！”忙不迭便下楼去了。顷刻已安置停当，范时绎也不劝酒，自己也不喝，只捡着饭菜自用。蔡怀玺和钱蕴斗二人却甚放肆，左一杯右一杯一碰即饮，那乔引娣几乎不动箸，怔怔地只是想心事，范时绎也不敢多劝。因此，这餐晚饭尽自丰盛，却吃得十分沉闷。渐渐地，西南那桌客人的行令声倒渐渐听进去了。

“猜谜儿太费神了，”靠窗一个三十多岁的白胖子说道，“总是贾先生赢。本是请他吃酒，倒弄得我们都醉了——我们换酒令，要先说一个字，加个字又成一个字，去掉偏旁换个偏旁仍成一个字，末后加个俗语不能离题——”旁边一个年轻一点，留着八字髭须的说道：“石江，你这不是吃酒，是难为人嘛！什么这个字那个旁，啰唆死了，今儿我们齐心合力，赢了这个贾仙长，也就



评点

不枉了这个东道了。”

范时绎听着瞥眼看去，果见石江挨身坐着一个道士，也没穿八卦衣，只头上挽了个髻儿，披着雷阳巾，年纪不过二十岁上下。不禁暗想：这就是那个“贾仙长”^①了，这么年轻，能有多少道行？思量着，听贾道士说道：“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无非要我多吃点酒好给你们推造命。其实人之造化数与生俱在，非大善大恶不能稍作更易。就今天酒楼上这些人，尽有横死刀下的，我就说明白了，白给人添心事，有什么益处？还是俗语‘今朝有酒今朝醉，莫问明朝是与非’的好。”

“话是这么说，我还是想请仙长给我推一推。”石江笑道，“既然‘今朝有酒’，我请贾神仙先醉——我起令了！”因唱歌似的吟道：

良字本是良，加米也是粮。除去粮边米，加女便成娘——买田不买粮，嫁女不嫁娘。

吟罢，众人鼓掌喝彩，八字髭须笑道：“好！我甘凤池今儿也下海，听我的——”因朗声道：

青字本是青，加水也是清。除去清边水，加心便成情——火烧纸马铺，落得做人情。

说完，自得其乐地呷一小口，对身边一个又黑又瘦的秀才说道：“曾静^②，你是东海夫子吕先生门生^③，瞧你的了！”曾静笑

雍正朝仍有人伪称明后裔“朱三太子”进行反清活动，甘凤池是江浙余众之一。《李卫奏折》中称他“炼气粗劲，武艺高强，各处闻名，声气颇广”。甘凤池曾受过两次夹刑，放出后仍继续反清。李卫用请他去当自己儿子武术教师的名义，诱捕了他。此处文字游戏中“除去清边水”，“火烧纸马铺”之类，即流露出他反清思想。比武等情节，自然是虚构的。

① 贾道士、贾士芳，又名文瑞，北京白云观道士，可能会按摩、气功之术。据《清世宗实录》等记载，雍正七年允祥荐为雍正治病，无用遣出，次年李卫又荐入宫，两个月后被处死。本卷第十二、三十、四十一、四十六回多次写到他，成本卷中一个贯穿性人物。

② 曾静，湖南永兴人，读书世家，因贫弃举授徒，曾读吕留良文章，深受影响，有《知新录》表述反清立场。派门人张熙投书岳钟琪策动反清，岳告发后被审讯。雍正七年九月将上谕及他的口供等编《大义觉迷录》，由曾静、张熙宣讲。乾隆继位后将二人处死。这里写他与甘凤池交往，则系虚构。

③ 吕留良（1629-1683）号晚村，浙江石门人，顺治十年秀才，后悔取清朝功名，剪发为僧拒荐博学鸿词，散家财反清事败，寡居授徒。宣传“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著作虽未刊行却广为流传，是著名理学家，人称“东海夫子”。曾静案发，雍正严令焚禁他的言论著作。在他死后49年，被剖棺戮尸尸示，家族尽遭杀戮和严惩，并株连甚广。



道：“这个有何难哉？”因道：

其字本是其，加点也是淇。去掉淇旁点，加欠便成欺——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正陪着乔引娣吃饭的范时绎心中不禁一动。突然想起重阳节那天，自己带兵闯进景陵拜殿，赫赫有名的大将军王、皇帝的嫡亲弟弟允禔连自己心爱的奴婢乔引娣也无力保护，生生从他面前带走了，自己可不是那戏龙的虾，欺虎的犬么？这些话听着是太刺心了。范时绎竟端起粥来慢慢地喝，连蔡钱二人也都凝神静听。范时绎也想看看这个乳臭未干的“神仙”有什么门道，张了张口没说什么，只胡乱吃着侧耳静听。却见贾道士以箸击碗说道：

奚字本是奚，加点也是溪。去掉溪旁点，加鸟却成鷄。
——君不见五穀大夫百里奚，山妻破扉烹雌鷄

又道：“凭这些酒令，你们难为不住贾士芳。下一个轮到石施主了，你要说的令我写在那边水牌上，说出来有一字之错，罚我吃一坛子酒！”

“好！”

众人不禁轰然叫妙。范时绎这边几十个人本来吃饭吃得沉闷，此刻连亲兵、护卫、宫女都停了箸，呆呆地望着那边桌上，只见贾士芳徐徐立起身来，向室中众人横扫一眼，看到范时绎这一桌，目光熠熠一闪，却没言声，背转身提笔在粉牌^①上疾书了几行什么字，翻了牌子，转脸对石江笑道：“请你说出来，看我猜得对不对。”

石江已经看愣了，世间真有这样的神技？他翻着眼皮，搜索枯肠，半晌才道：

相字本是相，加水亦是湘。除却湘边水，雨下便成霜——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他话音刚落，贾士芳已将粉牌翻了过来，一边笑道：“我把‘亦’

① 旧时客栈为方便客人题诗，专门设的白漆木板，用过可以用水洗净。——原注



评点

字写成了‘也’字。看来大道没有圆融啊!”此时众目睽睽，所有的人都盯向那块三尺见方的牌子，果然见除了“加水也是湘”中间一字微有不合，其余竟然全部契合。顿时，连范时绎带来的人也都啧啧称奇，满屋都是议论声。石江几个人已站起身来，笑说：“虽然猜中，你自己说出错一字罚酒一坛。请君入瓮!”——那地下摆就的两坛三河老醪，其中一坛尚未启封——打开了就大碗倾。那贾士芳也不推辞，等着一碗接一碗喝了，霎时坛空碗净，已是酡颜微醺，对劝菜的石江说道：“你不是问功名么？你说一个字，我来为你推算。”石江道：“我早想好了——你猜猜看。”

“是个‘乃’字，是么？”

“是。”石江道，“这个字难拆。”

“不难。你问的功名，乃字是缺笔‘及’字，你终身不得及第。”

站在旁边的曾静笑道：“纯是游戏，我是圣人门生，就偏不信你这些把戏。我出一个‘也’字，你玩玩看。”“这是个终身蹭蹬的字。无马不成‘驰’，无水不成‘池’，虽有‘力’而‘走之’不全，天罗地网布定，你走投无路!”曾静“扑”地一口酒笑得全喷了出来：“这个牛鼻子，年轻轻的如此捣蛋——你要能说出我的家世，我就服你!”

“你三岁丧父，七岁丧母。”贾士芳端详着曾静，“舅母收养了你，想逼你学生意，你又逃回家里。你伯父想吞你家产，赶你出来，几乎逼你自杀。你婶母和你死去的母亲要好，不忍曾家绝后，出私房钱资助你外逃山东，投奔东海去找吕留良。你在山东进学为秀才，吕留良死，你又返回湖南收拾家业，迎养婶母，教读为生——我说的可有一字之谬？”

曾静先还怔怔地听，听到后来，两腿一软坐回凳上，已是面如死灰。喃喃说道：“你不是人，你是鬼……圣人不云六合之外，我不能信你的——你一定在哪里打听过我曾静的惨史……”贾士芳笑道：“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是圣人不以鬼神说教，不是圣人不懂得。天下亿万庙堂，若没有灵响，谁肯信他？”说着一转脸，对着旁桌看得目瞪口呆的一个军官，又道：“这位兄弟，我总没有打听过他的‘惨史’吧？——他也是七岁丧母，继母不良，调唆他父亲把他逐出家门，流落湖广、江南，又辗转到河南陕西，遇贵人收留，从军打仗，积功到五品——你是不是？”

“是!”那军官已被贾士芳说得满脸泪痕，竟忘了身份，一挺身答道：“您真是活神仙!我叫霍英，是四川人，真服了您呐!”



请先先生指明，我爹还活着么？”贾士芳随口答道：“你出走三年父亲就病死了，你继母带你继母弟另嫁。你不要哭，这是孽缘，你也不要报仇，你继母嫁到这家苦受折磨，几乎天天挨打，冥冥报应，有人已经替你出气了。”说着转脸又问曾静：“你可服气？你的磨难还在后边，若肯入我道门，为我弟子，我以五行颠倒大法为你除去霾云，颠簸红尘，否则有一日你终归悔恨莫及的！”曾静目光如醉，盯着幽幽的灯火，喃喃说道：“恐怕你这点左道旁门还收伏不了我。君子知命……苟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范时绎眼见自己的人被这个莫名其妙的道士渐渐迷惑，一个个竟跃跃欲试想请他推算造命，正要起身带人下楼，身边的蔡怀玺突然大声叫道：“那位仙长，肯屈驾过来给我这一桌观观气色么？”贾士芳仰面咕咕又牛饮一碗，笑着从容一点头，隔桌子过来，一边走一边对那群军校一一指点。

“存心善些儿。已经死了两个儿子了，不晓得警惕么？”

“你家门山向不利，偏西南了，向南正过来，你母亲的病就不治自愈了……”

“良善人，公门里头好修行。你自己福薄，可以见儿孙子身登龙门。”

“天道福善祸淫，祖德原本不薄，都给你折尽了。你养的那几个小厮，总有一天夺了你命去……”

……一路说着，贾士芳款步踱过来，站在钱蕴斗身后立定了，却一时不言语，盯着众人嗟讶一叹，仿佛不胜感慨。范时绎冷冰冰看着他，半晌才道：“《道藏》万卷浩如烟海^①，不在口舌之间，你不安分，挟技入世，淆乱视听，已经犯了天威。你不收敛，恐怕祸到无门。”

“我学成道家三昧，奉师命出龙虎山济世，济世也是修道。”贾士芳满不在乎，笑嘻嘻说道，“这酒楼上三十一人，你们尽有相识不相识的，于我却没有秘密。我不违天行事，天也无奈我何。你看——”他说着手指成兰花状一弹，满楼五六支蜡烛突然同时熄灭，楼上顿时漆黑一团。人们被他突然露这一手惊呆了，竟谁也说不出话，漆黑中听贾士芳的声音瓮声瓮气，像是从很远的地

^① 道教经典汇集成“藏”始于六朝。唐开元编《三洞琼纲》。宋初有《崇宁重校道藏》等，宋徽宗时刊印的《万寿道藏》，是金元各藏的蓝本。明代《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卷帙浩繁，内容庞杂，收有一千多种书，为现今通行本。



评点

方传来：“太黑了吧？今天十月二十六，这时候不该有月亮。我借来一片清光，为诸位佐酒。”

众人惊怔间，外边浓重的云已经散为莲花云，透明的、粉色的莲瓣中略带迟疑地闪出一轮明月，银色的清辉从南边一溜亮窗洒落进来，满楼都是融融宜人的月光。

“这是‘小道’能办的？”贾士芳满意地看着对面目瞪口呆的范时绎，格格笑道，“这楼为我设，此雨为我兴，那河为我涨，彼桥为我坍，这是一会人物，天意是天意，我勉尽人事而已。”范时绎按捺住心头的惊慌，悄悄用手按住了剑柄，闷哼一声，说道：“你是白莲教的吧？我虽是武将，却是文进士出身。自幼饱读史籍，何事不知？颠倒五行阴阳，你晓得前明徐鸿儒^①？你老实点，回你的山，修你的道，不然，三尺王法正为你设！”贾士芳将手一摆，已又是灯明月暗，竟向范明绎一躬致谢，“你的话和我师父的话一样，是正理，所以我不驳你，但我确不是白莲教。乃是江西龙虎山娄真人关门弟子，专门出山了却俗缘。我不悖理违法，从善行济世，你钢刀虽快，难杀我无罪之人——这位先生，方才你叫我，来为你推休咎的么？”他把脸转向了钱蕴斗。

钱蕴斗和蔡怀玺都被他方才的幻术弄得五神迷乱。钱蕴斗这时想到是自己失态，招这道士来的，因点头说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这楼上多一半都是钦犯。这一番解往京师，吉凶如何？”

甘凤池、曾静、石江那一桌客人，原也纳闷这一群男女客人，突如其来坐得满楼皆是，却又互不言语各自闷头吃饭，至此才明白，原来是朝廷解往京师伏罪领刑的待决钦犯！

^① 徐鸿儒，明代山东农民起义领袖。万历时与王森父子利用白莲教秘密活动二十余年。天启二年以红巾为帜起义，称中兴福烈帝，集十余万人，切断江南至北京漕运，并得到四川白莲教响应。后分散作战为明军镇压，他战败牺牲。



第二回

贾道士挟术演神技 李制台行医救畸零

贾士芳环视周匝，苦笑着点了点头，喟然一叹说道：“生死事大，其理难明。”他用手指了指旁桌的乔引娣，又指了指蔡怀玺，“生未必欢死未必哀，君子知命随分守时而已。”范时绎心头不禁一震，军机处转来的廷谕：捉拿十四阿哥允禔身边的奸人，名单上头一个就是蔡怀玺，押解回京的内侍，批文也赫然写着：乔引娣等四十三名男女宫人。现在这些竟被这个年轻牛鼻子道人随口道出！这个贾士芳究竟是什么人物儿，范时绎真的起了戒惧之心。看看西边一桌，甘凤池一千人旁若无人地大吃大嚼快靴腰刀掩在袍下，举手投足孔武有力，似乎也都不像什么善人……范时绎呷一口酒，心里打着主意，却听蔡怀玺笑问：“活神仙，怎么一到节骨眼上就嘴里含了个枣儿？你倒是说明白点呀！”

“没有什么不明白的。”贾士芳干笑一声，径自为蔡怀玺斟了一杯酒，轻轻一推送到蔡怀玺面前，“想活的死不了，你不想活，我有什么法子。”蔡怀玺举杯一饮而尽，还要攀谈时，楼下一个军校匆匆上来，对范时绎耳语几句，退后听命。

范时绎似乎怔了一下，随即起身对贾士芳道：“道长，今儿个真是幸会。不过我公务在身，实在不能相陪——”他转过脸，对早已停了箸的众人道：“都吃饱了，这里不是闲嗑牙唠话的地方儿，下去安歇了，明儿还要赶路呢！”于是众人纷纷起身，押着蔡怀玺、钱蕴斗和乔引娣一千人犯默默下楼。一阵浊重的步履响过，偌大酒楼上立时显得空荡荡的。范时绎瞥了一眼西边筵桌，对若无其事含笑站在身旁的贾士芳道：“请足下留下行止住处，日后我一定奉访，有些事情还想请教。”

“出家人四海飘泊，哪来一定的行止？”贾士芳笑道，“有缘的自然再见，没缘分留下行止住处也无益。”说罢便打一稽首。范时绎对这位能颠倒阴阳不卜而知的道士也真的不敢轻慢，双手一



评点

拱说道：“但愿有缘。”遂款步下楼。

范时绎下楼便是一怔，方才上楼的军士禀报，只说“江南巡抚李卫来了，在楼下候着”。他职在守护清室帝后陵，原本不受李卫节制，只早年在四川成都当城门领时和成都县令李卫过从密切，也想不透李卫何以突然出现在这个偏僻小镇。更使他吃惊的，李卫身边还站着一个人，不到四十岁年纪，通绣四爪蟒袍，石青补服，戴着金龙二层朝冠，颤巍巍缀着十颗东珠，正是当今雍正皇帝御前第一宠信爱弟怡亲王允祥！允祥大约身体受了寒，咳得满脸潮红，疲惫的眼神盯着范时绎，良久才道：“你这狗才，愣什么？不认得你十三爷？”

“奴才范时绎给爷请安！”范时绎这才回过神来，忙打下千儿，说道，“奴才是古北口爷练过的兵，怎么敢慢主子？——太出意外了，靠山镇离着这里五十多里路呢，这黑天这路，爷怎么走来？”允祥笑着对李卫道：“你听听，这是带兵的人说的话——差使不要紧，我才不肯黑灯瞎火来接你呢。就在这里，你和李卫交接。由李卫带乔引娣他们回京，你的人随行。你呢，随我回马陵峪，我要去见一见十四弟，有旨意和他谈谈。”范时绎这才和李卫攀话，“又玠公几时到京的？我瞧着也是气色不好，是冒了雨了吧？”

李卫是雍正皇帝藩邸时侍候书房的贴身小厮，放出去做官，一步步做到封疆大吏，最是雍正另眼相看的人。却是生性豪迈不羁，做事果敢机敏，听范时绎说，嬉笑道：“我们有几年没见面了。这会子想起来，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我和十三爷一样的病，一路咳嗽得此伏彼起，怎么会有好气色给你瞧？告诉你个好信儿，你哥子范时捷已经接了我的印，部议调到四川当巡抚。好嘛，兄弟俩一文一武，舅子们，家坟头大冒青气喽！”说得允祥也是一笑。当下范时绎便交割差事。备细说了如何拿到汪景祺一干策动允禩谋反的兵犯，又怎样奉旨到景陵捉拿蔡怀玺、钱蕴斗和乔引娣等人……及到京移交人犯牌票手续也都交待了。又道：“今儿因为雨，岔了道儿。前头还有二百多里，虽说是京畿，近来民间官场对十四爷的事谣言很多，也有传言江湖好汉要劫持大将军王，拥山头扯旗造反的——请又玠公多留心——就楼上这群人，就难说是个什么背景儿……”因又详细说了方才楼上贾士芳、曾静、甘凤池一千人情形，足用了一顿饭辰光才算交待完毕。

“李卫。”允祥一直在旁静静地听，直到范时绎说完，方才吁了一口气，“不要大意。忘了我路上跟你说的话么？像这个姓贾